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參閱
陶望齡訂正　王繼炳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學者稱慈湖先生父通奉公庭顯刻意為學其功甚密敬仲生之夕祥光外燭四廂望之以為火也稍長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通奉公嘗令默自反觀敬仲服膺是訓不懈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冠敬仲入院時但

面壁坐日將西乃方舒徐展卷下筆若渡汪二十八歲居太學循理齋首秋初夜宴坐於牀方復反觀忽覺得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爲心外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簿象山新第歸過之象山長敬仲才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如何是本心象山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敬

仲曰簡兒時已曉得此語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象山終不易敬仲亦未省適平旦有鬻扇者訟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退問如初象山揚聲答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非敬仲本心而何敬仲聞之忽大省此心澄然清明廣大無始末無所不通復敢問曰止如斯耶象山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敬仲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坐達旦質明北面納弟子禮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不再答

一語若更云云便支離去矣時八年秋七月也已而觀故書猶若有疑終夜坐不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母去官尚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於是變化云爲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服除授紹興府理掾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敬仲自無罪命勘平日敬仲曰吏今日實無罪必欲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敬仲爭愈

力帥知不可屈遂已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差瀏西撫幹乃令督三將兵軍政大脩衆大和悅改知嵊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講之曰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心卽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營營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宣以告誨之諄諄不倦其言坦易明白人人可曉諸士一旦得聞在會有泣下者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旣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咸謂先聖賛易後未之聞也會遂丞相趙汝愚薦仲上書遭斥主管台州崇道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

經國之要三劉恂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
相食處蹙額久之人爭傳誦流至北境見者輒
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三年旱蝗詔
求直言敬仲上封事言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
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
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
厲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
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
之譽諸賢競議新法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

策不同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
及國家陛下取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擢
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
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
日矣授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奏問曰陛下自
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
色曰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曰定無用學但
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
已因贊曰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

此日復奏問曰陛下意念不起巳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此日賢否見是非巳歷歷明照否上曰朕巳照破日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敬仲出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奏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蹟不果上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得溫州

劉郡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士咸向方知務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在郡奉養菲薄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還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傾城哭送入對奏言宜盡掃喜順惡逆之私[illegible]致訟除民怨自銷禍亂不作[illegible]檢討官時金人大[illegible]

吏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敬仲歷然曰得士逾易得人心難濟海內外皆吾赤子况此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痛言之會有疾請去益力進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理宗即位詔入見屢辭尋以寶謨閣學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卒年八十有六敬仲清明純一無生死畏屬纊之夕怡然如平時門人錢時曰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說

學毀焉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淬潤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於赫我宋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刪爲定爲贊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失之則茫茫

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指杓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有功聖門大矣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於熈光咏春之間而啓廸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刋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先生是以有己易人皆狗目爲見狗耳爲聞而不明夫不可見聞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夫人

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必固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先生是以有絕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疑似支離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啟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其次急者八先生是以有治務　敬仲之語曰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

厚者吾之愽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
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之
手足而曰彼手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
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不以天地萬
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
是割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
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
即已也姑即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
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噬所以

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信所以能運用屈信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噬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

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噬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噬非噬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信非運用屈信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噬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

寤如此寐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明此未嘗昏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因昏而立明不有昏者無自而明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知之者自知也不可以語

人也所可得而語人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而已終不可得而言也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而已實無得以告人也何爲其然也尚不
可得而思也矧可得而言也尚不可得而有也
矧可得而知也然則昏者亦不思而遂巳可乎
曰正恐不能遂巳誠遂巳則不學之良能不慮
之良知我所自有也仁義禮智我所自有也萬
善自備也百非自絕也意必固我無自而生也
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何以異於是雖然

思亦何害於事箕子曰思曰睿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亦何害於吾事也　旣曰天下何思何慮矣而又曰執曰兢兢業業曰艱曰改過曰翼翼無思無慮者固如此乎但兢兢但業業但克艱而弗易但改過但翼翼方兢兢業業克艱而不易吁此心果可得而見乎果不可得而見乎果動乎果不動乎特未之察耳　是心本一也無二也無嘗斷而復續也無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無嚮也如

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有强有弱者血氣也無强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無强弱有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無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已雖欲無强弱不可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强勉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書

日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偽而已矣　通乎一萬事畢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為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數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吾心外物也故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言乎其自宜也非求乎宜者也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此豈計度而圖之也此豈擬議而成之也哉

陽之暴至白而無瑕也如江漢之濯至潔而無
滓也混混乎無涯無畔無始無終也天地非大
也毫髮非小也晝非明夜非晦也往非古也此
非今也他日非後也鳶飛戾天非鳶也魚躍於
淵非魚也天下被日月之明照而不知其自我
也天下霑雨露之潤而不知其自我也天下畏
雷霆之威而不知其自我也日夜行乎吾目之
中而以為物也孔子曰哀樂相生雖使正明目
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

聞也哀樂必有形哭笑必有聲而目不可見不可聞何也此非心思之所能及也非言語之所能載也我之所自有也而不可知也不可識也

舜曰道心非心外復有道道特無所不通之稱孔子語子思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亦無所不通之名人皆有此心此心未嘗不聖精神無體質無際畔無所不在無所不通易曰範圍天地果足以範圍之也中庸曰發育萬物果皆心之所發育也百姓日用此心之妙而不自知愛

親曰孝敬兄曰弟以此心事君曰忠以此心事長曰順以此心與朋友交曰信其敬曰禮其和曰樂其覺曰知所覺至於純明曰仁言此心直而不支離曰德其有義所當行不可移奪曰義名謂紛紛如耳目鼻口手足之不同而一人也如根幹枝葉華實之不同而一木也此心之虛明廣大無所不通如此而孔子曰學而時習之謂其時時而習何也此心本無過動於意斯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貨利故有過意

動於物我故千失萬過皆由意動而生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不違而復不動如故孔子莞爾而笑喜也非動乎意也曰野哉由也怒也非動乎意也哭顏淵至於慟哀也非動乎意也日用平常變化云爲喜怒哀樂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鏡中萬象實虛明而無所有夫是之謂時習而悅之學夫是之謂孔子爲之不厭之學　道心大同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

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世之人心皆如此也學者當自信毋自欺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　日用

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於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靜有無皆斯道不勞思索念念皆妙曰天曰人曰地曰事曰物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　通三才然有此道而已無他物也無他事也皆此物也皆此事也學者捨道誠無所用其心人知所以用心於他事他物也非果

有他事他物之可用心也謬以爲他事而不知他事之卽道也謬以爲他物而不知他物之卽道也不知故昏昏故妄作而爲無道非果無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也雖視聽言動心思之皆道而自昏也此心卽道奚俟他求　或作詠春堂請專明其旨先生日入而事親其旨也出而事君其旨也兄而友弟而恭其旨也夫婦之別其旨也朋友之信其旨也其視其聽其旨也其言其動其旨也警戒兢業其旨也喜怒哀樂其

旨也思慮詳曲切至其旨也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其旨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旨也如是敷明可謂至明白至詳盡或者猶疑焉曰其疑者亦是旨也樂哉

作擊磬記曰昔孔子擊磬於衛厥有大旨爲之言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

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　作永堂記曰皋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也者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此

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於天清地濁未分時如此於萬萬世之後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所以友弟所以親夫婦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人皆有是心皆具此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斯事至易至簡如監薪羅其前而人自不見如鐘鼓羅其旁而人自不聞如目不見睫以其太近如玉在其懷中而終日奔走索諸外　天下之至深常存乎至淺天下之至難常存乎至易至淺故雖明告之以此心即道往往復疑以爲天下之至妙必不止此於是乎始他求始放其心紛紜支離終日不休終歲不休終身不休也　學者皆知所以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

何者為放何者為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為感而遂通以直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　此心虛明無體象廣大無際量實不曾動不曾靜不曾生不曾死而人謂之動謂之靜謂之生謂之死晝夜常光明　人惟不知生故不知死不知人故不知鬼神人執氣血以為已執七尺以為已故裂死生判有無殊人鬼而不

知其未始小異也不知其未始不一也以形觀人則人固可見以神觀人則人固不可見也神者人之精形者人之麄死生一致人鬼一貫德性無生何從有死非二一道也此道昭然不可亟語於庸人之前庸情知魂氣歸天如彼其高體魄歸地如此其下以爲不可合而爲一達者觀之未始不一也人之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此吾之地其氣發揚於上爲君焄蒿悽愴此吾之天百物皆有此天皆有此地天地之精妙名之

曰鬼神　莊子曰勞我以生息我以死是樂死而厭生也樂死而厭生與貪生而懼死同桑戶之歌曰而巳反其眞而我猶爲人以死爲反眞以生爲不反眞其牿於生死又如此豈若孔子之言曰未知生焉知死明乎生死之一也莊子又曰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既諄諄乎言無物之妙矣茲又守形陋矣又自矛盾矣　自有天地以來至於今不知幾春幾夏幾秋幾冬矣而識其春秋冬夏者有幾不知百物幾生幾死何

止百物人自謂吾識某物某物生某物死而實能識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秋冬夏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此教不可見不可聞即可見可聞言即無言無言即言惟洞覺者自知未至於洞覺者終疑疑即知知即疑一以貫之妙不可思　人皆知有一死而實不知　知道之謂知知非心思之所及伊尹謂之覺孔子謂知及之默而識之不可思不可言也　無知者聖人之

眞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眞無知也聖人之眞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眞

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雖不知休心無作此心自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持足行之心身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說吁使所

習之有說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　學者觀孔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往往切意飲食之外自有所謂仁之道以此求仁却行而求前也不知夫舉匙[illegible]筴仁也咀嚼厭飫仁也別味知美惡仁也但於其中微起意焉則心始動始遷始不仁矣

知仁者鮮好仁尤鮮既知而後可以言好不知則安所好仁人心也何知之難求仁於心外故難求仁於心內亦難心無實體安有內外仁

既難知則不仁亦未易知夫仁之粗者易知不仁之微者難知意念微起即爲不仁意象微止亦爲不仁　用力於仁之力異乎他人之所謂力他人之用力乃意必固我之力故有不足用於仁之力乃不識不知之力故無不足　發憤忘食用力如此不知如何而用力也樂以忘憂不知所樂安在也不知老之將至此何語也發憤疑無樂今聖人則樂天下之所謂樂者必有時而已今聖人乃以此樂終老此意聖人自知之

之自夫子以來更幾千百年更幾千萬人敢謂舉不知也不知者固不得而知知者亦不得而知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恥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忠信與忠恕者即吾庸常平直之心即道渡河丈人亦曰吾之入於波流忠信而已其出也亦忠信而已孔子使二

三子識之烏乎至哉即吾與人忠不妄語之心即道也丈人當日之言未必異曰忠信往往曰吾出入於波流吾忠心如是而已無說也無術也始吾之入也如是而入其出也如是而出 善求夫子之道者不求諸夫子而求諸吾之心夫子之忠恕固夫子之心也亦吾之心也天下同然者謂之心或者賤己而貴聖人平時妄慮紛紜惡習深固一旦語夫子之道固望而驚畏而遁慊然自以爲不敢企及聞曾子之言曰忠恕

而已固以爲曾子姑以其淺者告之不然則夫子之忠恕必非常人之所謂忠恕也知堯舜之道無出於孝弟則知夫子之道無出於忠恕堯舜之道不出乎徐行後長之間夫子之忠恕固不出於衆人之日用

孟子所以諄諄必稱堯舜灼見人皆有堯舜之心病弗知耳弗信耳孟子知之而舉天下之人皆不知不信是以學孟子之諄諄也吾徒不可以不孰講也不可以不自信也以此事君則可致君爲堯舜之君以此

治民則可使民爲堯舜之民至易也至簡也或者終疑堯舜之不可及漢唐之未可輕議此乃悖逆姦亂之源也此說不可長　士大夫不知道故不識禮樂刑政之原是故禮非禮樂非樂刑非刑政非政豈無善者大體失之皆非所以若恒性綏厥猷也　何謂意意微起焉皆謂之意微止焉皆謂之意意之爲狀不可勝窮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進有退有虛有實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違有前有後有上有下有體有

用有本有末有彼有此有動有靜有今有古若此之類縱說橫說不可得而盡然則心與意奚辨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則爲心二則爲意直則爲心支則爲意通則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意毋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言亦起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非意也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

而不化其道亦下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曰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堅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於深切時亦未[illegible]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學者不[illegible]意則墮於必不墮於固則墮於我故先聖[illegible]之聖人先覺學者

後覺耳　人意思舉動隨生衣服時有衣服意思飲食時有飲食意思語默動靜皆然似此意思役盡時人光陰也意中有新有久有喜有厭相生無窮坐久則厭以行爲喜行久則厭以坐爲喜觸目覩景無非意思皆由失巳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吾性日常在昏昏中而不知衣服時亦不知飲食時亦不知行住坐卧時皆在不知中自謂吾了了惺惺後因覺此不知即非不

知　動靜語默皆天性也人謂我爲之是將黃
金作頑鐵用耳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
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　婁師德唾面自乾且
道唾面從那裏來有對者俱未當意徐曰從動
心處來此心纔動唾即發面而來也　吾自幼
年以生計不足爲憂屢思古者樂貧之士處貧
必得其理因讀書所有若言盡徹乎每每在懷
一日忽有所得夫盡徹正而已矣宿昔之憂自
見消釋而動止輕清盡得理則無所施而不利

復何憂哉　此身乃天地間一物不必兜攬爲巳　生一世只怔迫一塲便休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錢塘王子庸胸中義理之談無不曉析而自謂其疑敬仲告之以不假更求本

無所疑者子庸曰非不知之而終疑自是或對詰或致書無他問端所志惟在道所問未嘗不疑益日積十八九年矣忽二月之二十三因見操難躍然如脫如釋於是乎洞然不復如前之疑矣敬仲聞之喜不能自已于庸請益從容問其猶乃猶意其猶有未盡復告之曰習氣之未易消釋也如此猶有未盡者意也先聖之所止絕也止絕此意者又意也又先聖之所止絕也即疑即意何思何慮縱心盡意匪動匪止孝於

親友於兄弟信於友恂恂於鄉里自先聖曰吾無知也而某亦安得所知以告乎庸也　直翁來見自陳居處恭至難且求其說敬仲曰直翁恭愿其察之也久豈直翁燕居亦不敢申申夭夭耶觀聖言當通其道恭言大槩至燕居申申夭夭非不恭也殆直翁求之過也此心至靈雖無放逸或恭恭或申申變化神明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臨川張元度踵門就見元度誠確篤志夜則收拾精神休之以靜敬仲曰元度所自

有本自全成何假更求視聽言動不學而能惻隱羞惡辭讓恭敬是非隨感輒應不待詔告清明在躬精神四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之拾之乃成造意休之靜之猶是放心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吾心本無妄而更求乃成有妄故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元度猶自以為未能無過敬仲曰有過即改元度精神何罪而收拾之元度好賢樂善孜孜如不及某堅謂元度自賢自善何所更疑而猶待他人為 贈毛誼

夫曰豎畫皆妙點點皆妙小學家日用其妙而不自知毛誼夫克承先志研精脩潤餘二十年比年相親近忽自知是知非思是知非知知及之敬之敬之敬之　樂平鄒元祥楨見自言近覺敬仲呼之知其覺矣而猶不無阻礙通之自是益澄明元祥事親至孝篤愛諸弟嘗語人曰事親從兄之際不思不勉無非實地變化云爲弛張闔闢宇宙在吾手文曰人皆以兀坐端默爲靜吾獨以步趨應酬爲靜人皆以步趨應酬爲動

吾獨以兀坐端默爲動　吳縣葉元吉來訪執
禮甚恭元吉名祐之自言弱冠志於學而未得
其方凡先儒所是者依而行所訶者必戒如是
者十有七年然終未相應得先生絕四碑一讀
知此心明白廣大異乎先儒繳繞回曲之說自
是讀書行已不敢起意後寐中聞更鼓聲而覺
全身流汗失聲嘆曰此非鼓聲也如還故鄉終
夜不寐夙興見天地萬象萬變明暗虛實皆此
一聲皆祐之本體光明變化固已無疑不必言盡

猶若嘗有一物及再聞先生警誨此一物方滅然不見若不見先生止於半塗誦仲示之詩曰元吉三更非鼓聲慈湖一夜聽鷲鳴是同是異雖聲說何慮何思自混成爐炭幾番來暖熱天聽一點吐圓明起來又覩無窮景水鑑澄光萬里清　趙德淵極有性氣後來喜怒不形於色一日同徐艮甫游德淵忽於早飯前驚曰異哉艮甫問狀於是知其有覺敘仲後見德淵德淵曰某今於日用應酬都無一事只未知歸宿之

地敬仲曰不必更求歸宿之地人皆有是心心未嘗不聖何必更求歸宿　郡守之東有堂焉名清心某心不安焉胡為乎不安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既聖矣何俟乎清之孟子曰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清心卽正心正心孟子之所戒也而後人復違其教何也上繫之洗心大學之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也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孔子之言言蓋謂操持則在此不操持而舍之則[illegible]

所有忽焉而出如思念外物外事則遊出直至千里萬里之外又忽焉而入如在乎吾身之中然而心無形體無形體則自然無方所故曰莫知其鄉言實無鄉域也聖人此言實未嘗貫穿而賤舍孟子誤認其語無無者存心之說又有存神之說失之矣使果有所存則何以爲神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子思聞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

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　問董仲舒如何先生曰董仲舒學不知道如曰仁義禮智信所當脩飾又曰設誠於內而致行之此道人心之所自有何以脩飾設爲其不達大本如此仲舒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無本末何出何入天者即此道之徤行清明者也而仲舒離而爲二道何由而明　濂溪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未始不精何必更[illegible]誠即神神即幾此萬古人心之所同非聖人獨有

之今周子又謂誠神幾曰聖人是謂飛人無
此正孟子所謂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
民不能是賊其民者也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
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
認出來夫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又將
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體認無非意
路　或問程正叔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
已矣則所謂一者即仁否正叔曰然此一字當
仔細體認一　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

上正叔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即忠之用此論殊為蔽窒既已謂之一矣何多何少體認二字便見用意積力之狀孔子惟曰一以貫之別無注脚曾子曰忠恕發明亦坦夷明白不謂後世學者穿鑿撰造至於此　正叔言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異哉正叔之蔽一至於此孝弟仁義名不同耳強立藩離固守名意陷溺於分裂之學窒塞坦夷之道孟子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以言易簡即王

者之心發明孩提愛親及長敬兄爲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正叔分裂體用可言之不可以爲訓也　伊川謂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即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是則只是中苦也人性自善何必如此拘束孔子未嘗如此教人但曰居處恭執事敬耳但曰約之以禮耳伊川之教固愈於放逸者然孔子曰過猶不及何則其害道均也　或問熒惑退舍果否程正叔曰觀宋景公不能至是問反風如何曰

亦未必然成王一中才之主聖人爲之臣尚幾不能保非有動天之德不能至也正叔未明道故有此論人心卽道無所不通善心與起如其眞切豈無感通之理而正叔謂景公不能至是又謂成王未必能然賊天下萬世之良心此說不可長堯舜與人同耳其不善之心旣足以感動災異則其善心豈不足以感動而消弭之不知道者其輕有所立論哉

橫渠先生云大則存其心日存否繼否化否無意否張子則甚矣

不草草矣惜乎其未解解者不如此曾子之日三省異乎是矣曾子之省不過不忠不信傳授弟子而實未嘗習之過皆芸苗改過未嘗助長如橫渠乃揠苗助長之學也化者自化豈容問耶自省本心者自無意意豈屢省之所能無耶自省本心者自未始有間斷何患乎不繼耶堯舜舜有惟精惟一之功要非繼續之所可言孟子之存心又豈橫渠之所云欲存愈不存欲繼愈不繼欲化愈不化欲無意愈愈不已蠡測曰古

今論學之言撒手懸崖無絲毫粘掛道人所不敢道蓋惟慈湖一人而已誦其言眞自痛快末後數條自信無前擿抉前哲如禪門中所謂喝佛罵祖是眞學佛祖者尤難與拘攣者道也

（石魚樓詩）多謝天工意已勤四時換樣示吾人碧桃丹杏分明了綠艾紅榴次第陳秋雁聲中休惱悴雪梅枝上莫因循機關踏着元非彼正是吾家固有身（其二）箇裡包坤更括乾精神纔動便紛然桃紅柳綠春無迹魚躍鳶飛又不

傳麥浪豈緣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分明是了何言否此事難容鄭氏箋（又偶作六首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却去求深不知求却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莫將愛敬復雕鐫一片眞純本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旋栽荆棘向芝田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

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却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奥此時合勤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處處青山人不識步步踏着此巖石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　題慈湖六首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煙水平軒檻觸目無非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弄月吟風處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

古罕人知只今山色違深翠孔子明言是孝慈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只今步步雲生足底用思爲底用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今萬古罕人知只今講學從游地一聽思爲一聽疑　惜也天然一段奇如何萬古罕人知慇懃爲語從游子誰是思爲誰是疑　（金明池）鶯燕語鶯爲啼杏塢春色爲甚無人領畧又添箇山青水綠是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對面不識方且蕩然放逸不亦文詞雕琢聖人道君子不

必相與言但示以禮樂禮樂無言莫穿鑿一喙融融無窮靜樂步步行行皆妙用言言句句俱寂寞舜日道心明心即道百姓日用不知不覺從學者再三勤勤有請也只不可說着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稱西山先生宋建之浦城人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嘉定元年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入對言侂胄倡為偽學之論今日改絃更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

尚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譏之德秀恬不
與較兼禮部郎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
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
多事之端恐自此始六年遷起居舍人奏言權
姦擅政初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
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
泰之以敗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
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
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

以詞臣論事去鄉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巳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巳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至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

徃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先是都司胡槻等每誚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譽日聞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為師又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録用上問廉吏希元以知袁州趙篠夫對上

親擢飯夫直秘閣希元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
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
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
子可以維持此心屢陳鯁言上皆虛心開納而
彌遠益嚴憚之乃諉所以相撼落職歸脩讀書
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
此以往紹定間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
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懽聲動地召爲戶部
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敗翰林學士踰年拜

叅知政事三乞辭祿疾亟冠帶起坐卒謚文忠
希元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
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論數十萬言皆切
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
其風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自侂
胄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
顯禁以絕之希元晚出獨慨然以斯道自任講
習而復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
世多其力也先嘉定初居館職時秘書郎楊敬

仲謂曰希元有志於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希元恍然莫知所謂敬仲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忘而後可以語道希元曰先生之於某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守泉州日著心經始以舜禹授受繼以詩易四書禮記周程朱之言凡謂心之說靡不畢備〈詩飽食安居樂矣哉這塲春夢幾時覺若還要醒如今醒莫待藤枯樹倒來 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滄海有明珠世傳人 說恐無據今我家傳乃

不虛　人生難得今已得人道難聞今已聞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大丈夫今宜早早休言今月又明朝等閑趯倒崑崙柱風自淸兮月自高

許衡

許衡字仲平號魯齋懷之河內人也生大金章宗大安元年宋寧宗嘉定元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

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當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仲平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不可也人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人見其明德稍稍從之仲平聞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蘇門見之既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被徵仲平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元憲宗

四年世祖出王秦中召仲平爲京兆提學世祖
即位召至京師至元間除中書左丞八年兼國
子祭酒聞命喜曰此吾事也設教懇懇周悉必
使通曉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
之事有可用否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却看
得無疑方是有功其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
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
化也以疾請還病革家人祠仲平曰吾一日未
死寧不有事於祖考起奠獻如儀既撤而卒年

七十二

吳澄

吳澄字伯清元時崇仁人伯清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而伯清生伯清每夜讀書常至旦母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伯清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十九歲作道統圖自識曰昔程朱二夫子年十七八時已超然有卓絶之見慨然有求道之志然猶未至於化而死也今余生十有九年矣失今不學更待何時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可不懼哉可不念哉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伯清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嘗問易詩書春秋奧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焉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初伯清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

年朝廷以伯清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
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
而伯清卒年八十五謚文正伯清嘗著本心樓
記曰一心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以至
於孔子其道同道之爲道具於心豈有外心而
求道者哉孔子教人未嘗直言心體蓋日用事
物莫非此心之用於其用處各當其理而吾心
之體在是矣操存舍亡惟心之謂孔子之言也
其言不見於論語之所記而得之於孟子之傳

則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時學者未可與言而言之有所未及爾孟子傳孔子之道而患學者之失其本心也於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此陸子之學所從出也夫孟子之言心而謂之本心者以爲萬事之所根猶草木之有本而苗莖枝葉皆由是以生也今人談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爲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陸子之所以爲學者何如是本心二字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爾然此心也人人所同有反求諸身

即此而是以此此而學非特陸子為然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逮邵周張程諸子蓋莫不然故特揭陸子之學為本心學者非知聖人之道者也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也又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其私智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

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
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
稽其極所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
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
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
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
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
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
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

徒啞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謂仁義禮智之根形質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行不著習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末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學相去何能

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窠臼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又曰人皆可以爲聖人特患不爲耳學必志於爲聖人苟遜其極姑處其次殆與自暴自棄一耳又曰見孺子入井惻然不忍此心從何而萌聞犬馬呼巳能觳然不[illegible]是心從何而起舉世倀倀如無目之人坐無燭[illegible]室金玉滿堂而冥然莫知其有此寶也儻能屏前聖之所已言求吾心之所同得而一旦有覺焉譬猶目

翳頓除燭光四達左右前後至寶畢見皆吾素
有不可勝用也又曰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
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
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爲
人否則雖列人群亦獸也號爲讀書而未離
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又云提耳
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元時人家九江楚望生有異質曰

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見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己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楚望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閑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

不過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化之原載藉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嘗特臨川吳草廬養疾九江濂溪書院見楚望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著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楚望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

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
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
九江請楚望於濂溪書院受一經之學楚望謝
曰以君之才數期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
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
言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
新安趙汸爲高第汸始拜楚望請問治經之
要楚望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
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知楚望於六經之學以

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唯臨川吳草廬獨敬異焉

聖學宗傳卷之十一終